



翼 添 虎 猛

猛虎添翼

短篇小说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猛虎添翼

*

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197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0
统一书号：10106·662 定价：0.36元

目 录

心怀	李德复 (1)
猛虎添翼	马尚武 (13)
算计	丁永淮 (26)
加急电报	纪 延 (35)
争分夺秒	陈向军 (42)
镇委书记	捍 文 (54)
有心人	陈月昭 (63)
水嫂	王 毅 (79)
铁锤叮当	李武章 (87)
女检验工	贺颂东 (100)
梨园记	齐武尔 (109)
海英	高 歌 (117)
密件丹心	刘宝玲 (123)
铁柜子	叶宗佩 (133)
俺们营长	陈忠勇 (138)
串亲	张 为 (145)
红灯高照	傅子奎 (149)
追车	张孝仁 (156)
红军村的红小兵	秦学渭 (160)
小弟	王开文 (174)

心 怀

李 德 复

自从省委五级干部会开过后，一个全党动手大办农业的热潮掀起来了。县委领导同志蹲点的金发大队，象是加足了油的拖拉机，轰隆隆地直往前奔。虽说是隆冬季节，可这里却展示了一派春天气息。只见那一畍连一畍的是青格森森的绿肥，那一坡连一坡的是嫩绿嫩绿的小麦，那穿插在小麦之间的是短粗短粗、灰青灰青的蚕豆……。在这绿色辉映的田地里，人们一个个生气勃勃，劲头十足。有的挑着担子给小麦追腊肥，有的扬锄为小麦、蚕豆松土锄草，有的在田边地角挖粪池……。真是人勤春来早，冬闲变冬忙啦！

金发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勇，正同本队几个砌匠一道，在砌一个圆形的沤粪池。他一边砌一边想：这次省五级干部会开得好！正是火候。他望望干部、社员在田野里你追我赶的架势，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可他看了看手里的砌刀、田畍里还没有用砖砌好的粪池，不觉心里一紧，眉头顿时拧成个疙瘩。原来，他根据来这个队蹲点的县委书记姚克的意见，

乘省五级干部会议东风，发动全大队的干部、社员，在去年粮、棉、牲猪上《纲要》的基础上，民主制订了一九七三年的生产规划，扎扎实实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一条，就是要砌一批砖箍粪池，保证双季稻在自流灌溉的情况下，能适时地上足肥料，力争亩产双千斤。可现在砌匠不够，大队砖瓦场烧的砖也供不应求，进度一直较慢。陈勇算了个账，象这样，再干两个月也搞不完。这怎能叫他不着急呢？他是多么希望县委书记姚克在这个时候来一趟呵！

想着砌着，一上午不知不觉地飞过去了。下工钟响后，陈勇和砌匠收拾停当，拿起砌刀往回走。这时，南头砌粪池的砌匠还没下工，回村的社员，一到那儿也停下了。人越停越多，竟围成了个黑压压的圈子。“这是干啥？又想加班！”陈勇迈过田埂，大步流星地朝那里走去。只见人缝里有个熟悉的背影：这人在坑里一手抹浆，一手砌砖，那动作干净利落，简直把人看迷了。看着看着，陈勇脱口喊道：“姚书记，你啥时来的？咋吭都不吭一声？”

那人回头一笑：“回老家嘛，还要跟大队书记打报告？”这一说，把周围的社员逗乐了。

有的说：“老姚，回家总要落屋呀！屋都不落就下地。”有的说：“跑了这远，茶都不喝一口，就干上了。”有的说：“书记，你这一手是那里学的？象老行家呀！”陈勇插了句：“好好好，这会别的不扯，叫老姚跟我们一块回去吃晌饭，日头都过午了。”

“好！”几个青年小伙子把手一伸，就把姚克架上来了。

“吃饭，我还跑得了！”姚克拍着身上的灰土，对陈勇

说：“刚才，田头地边我转了一趟。恐怕你这个当书记的急得连饭都吃不进了吧？”

陈勇一震，心想：姚书记真过细。一来，就把问题捏住啦。

一个拿旱烟杆的老贫农说：“是呀！”他指了指田畈里一个又一个土坑：“还有这多没砌砖，莫说老陈，就是社员，那个不急？”

陈勇走到县委书记挨跟：“老姚呀，不说你也知道，这些粪池再不砌好，春耕马上就到，真急死人咧！”稍停，又说：“你看，能不能给咱从别的大队调借一、二十个砌匠来；再打个电话给县砖瓦厂，叫他们卖给咱几万砖。要有这两手呀，那真是顺风推着下水船，一呼啦就上去了。”

“这算盘打的怪美呀！”姚克接过老贫农的旱烟杆，一面吸一面笑：“你想了没有？你们箍粪池，别的队就不箍？你们缺砖，别队就不缺？现在大办农业，那个队不是鼓足了劲在干，那个队不是需要这、又需要那。我说呀，要想大上快上，一是不能等，二是主要靠自己生窟窿打眼——想门！”说罢，一下坐在田埂上，周围的人也跟着坐下来。

“想门？”陈勇眨了眨眼：“姚书记，这就看你的罗！你趟过全县的河，走遍全县的山，见得广，想得全，怀里揣的点子多啊！”

姚克摇摇头，手一指：“点子来自大伙。趁大家都在这里，就开个战地会吧！”众人沉静了一会，就纷纷议论开了。

“咱们到处拣烂砖头，不也能顶事？”

“拣大石块也使得嘛。”

“咱那猪圈，没有砖，用石头一垒，灰浆一糊，也怪牢实！”

那个把旱烟杆递给姚克的老贫农，忽地站起来，指着对面的大石山，激动地说：“放炮！炸山！”

几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跳起来：“对！炸石头！用石块代替砖砌粪池，要几多有几多，美得很哩！”

姚克兴奋地问道：“大队有炸药么？”

陈勇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点子吸引了，眼睛一亮：“有，有。前两年咱们修水库，炸药还剩了一些。”他摸了摸后脑壳，又说：“嗨，大伙这么一凑，还真有个门啦！”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一个女社员接上来说。

“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大伙怀里揣的点子多着哩！”姚克把旱烟杆送到那个老贫农面前，说：“您这个门生得好。我也想了个门，砌匠不够，是不是可以用熟手带生手，老的带新的呢？”

陈勇一巴掌拍在大腿上：“对对对，咱全大队十几个砌匠，一个老的带两个新的，包箍一个池子，一天就能干一片。”

“这么干，没问题！”社员们高兴地叫起来。拿旱烟杆的老贫农一下抓住姚克的手：“走，老姚，今日你得到我屋里吃饭。”

“到我那里去吃！”一个年轻社员赶快扯着姚克的衣服。

“到我家去吃！到我家去吃！”社员们笑着，抢着。陈勇说：“喂，得听我派！”可声音再大，有谁听呢？大家就这样嚷着，拥着，一齐往村里走。到底上谁家吃，看来，老姚自己也作不得主了。

二

姚克在金发大队当了三天的砌匠，修粪池的事很快就上去了。第四天清早，他背上黄挎包，到全县自然条件最差的青石板生产大队去。临走时，他对陈勇说：“稳产在于水，高产在于肥。肥料是粮食的粮食。你们这儿水过了关，肥还要狠抓下去。”姚克走后，陈勇把县委书记的话记在心里，他除了一个劲地抓农家肥外，还积极支持大队科研小组搞菌肥，对大队后山发现的磷矿石，也组织人先用土法试采，准备沤制施用。就在这时，供销社把水稻专用化肥的指标，按国家计划拨下来了，分给金发大队的是两吨半尿素。陈勇一算账，要让水稻施足化肥，确保早晚两季亩产双千斤，至少还要加两吨半尿素。咋搞？这可不是缺砖，可以用石头代替。他赶了个早，直奔青石板大队，去找县委书记。

青石板大队离金发大队不远，却是个名副其实的“薄在土上，差在肥上”的地方。过去，有人给这里编了个歌：“青石板寨石头多，黄土疙瘩积成砣，麦子只长秃秃毛，无土无肥咋奈何！”今天呢，陈勇一挨这个大队的边，心就蹦到嗓门上了：只见随山开挖的小堰塘，一个一个都车干了；那用“千里万担一亩田”精神垒起的梯田，铺上了一层乌紫的塘泥；还有那山坡上的挑肥队伍，一人挨一人，一担接一担，就象一条游龙，摇身摆尾的。吆喝声，歌声，简直把半边山压住了。陈勇越看越激动，心想：毛主席关于“广积粮”的号召深入人心，到处热火朝天，真是银锤打在金锣上，一声更比一声响啊！

陈勇走到山脚下，问挑肥的社员：“县里姚书记在哪？”社员用手在队伍里一划：“反正跟我们在—块。”陈勇东找找，西望望，终于在一个堰塘里看到了。姚克正挑着塘泥，从塘下悠上路来。陈勇劈面喊了声“姚书记！”伸手去接担子。姚克定睛一看：“呵，老陈来啦！你先去借副担子。有事，咱们边挑边扯。”陈勇应声“好！”

他俩一前一后，边挑边扯。陈勇满有把握地说：“这个事呀，你一定会给咱们解决。”

姚克一笑：“我有个事，你也会帮助解决呢！”

“噢！我找你是为化肥！”

“我找你也是为化肥！”

“哈！”陈勇更乐了，心想：县委书记怀里真是揣的点子多，我心里急着要办的事，他一下就摸到了，便喜滋滋地说：“姚书记，你晓得，咱队这回拨来的水稻专用化肥是两吨半。要叫水稻吃饱喝足还差一半！你是操这个心吧？”

姚克紧走了一段路后，说：“呵，你是想叫我从计划外给你们再搞两吨半化肥，吃‘小灶’，对不对？”

“我们大队是县委书记蹲的点！这回咱们的劲足得很，一心要把一九七三年的生产搞得更好——芝麻开花节节高么！”

“芝麻开花节节高。”姚克一换肩，赶上一步，问道：“金发大队想节节高，别的队呢？”

“这还用问，不都是一个心眼！”陈勇不在意地说。

“那是不是也吃‘小灶’？”

“这……”陈勇一下答不上来了。

姚克把塘泥往地里一倒，语重心长地说：“老陈，县委的

点只能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大办农业上带头，可不能在吃‘小灶’上出头啊！”

两句话，把陈勇说得一脸绯红。看来，要尿素是不行了。只听姚克又问：“不搞这两吨半尿素，双季稻还能亩产双千斤吗？”

“那，只有想别的门。”

“啥门？”

陈勇想了想说：“要是实在弄不到化肥，咱大队科研小组就大搞菌肥。这家伙虽比不上尿素，可肥劲也凶，回去抓紧搞。再加工去年收的芝麻，榨饼肥。我看，把这些追下地，别的措施再配合好，亩产两千斤也是有把握的。”

“对呀，”姚克高兴地说：“这才是正经点子哩！”又说：“我还准备跟你商量个事！”

“啥事？”

“是不是能把国家分给你们的化肥指标，给供销社说一声，拨一部分给青石板大队？”

哟，这真是腊月的包菜——心中有数！陈勇咋也没料到县委书记会出这么个点子，一下停在路旁，转过头来说：“姚书记，你不多给化肥就算了，怎么还要把我们的化肥指标拨给青石板大队？”

姚克挑着担子上来，用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陈勇的肩膀，一语双关地说：“老陈，莫停步，朝前走，要往远处看嘛。”说着，两人又一前一后、边挑边走地讲起来了。姚克问：“你看，是金发大队的土质好，还是这儿的土质好？”

“那用说，明摆着是我们那儿的土质好嘛。”

“比较起来，是金发大队，还是青石板大队更需要化肥？”

“那，当然是他们更需要罗。”

“对呀，老陈！咱们学大寨，不仅要学大寨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还要学习他们政治挂帅，心怀全局，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姚克抱着商量的语气说：“你们既然能自力更生搞菌肥，那能不能加把劲尽量多搞点呢？另外，把农家肥积好，把后山的磷肥矿多挖点沤制起来，这样，不就可以腾出一部分化肥指标给青石板大队了吗？这不仅仅是支援一点化肥，而是支援他们大办农业的干劲，进一步激励他们战天斗地，跃上《纲要》。”

说得多在理呵！它象一把热情的火，将陈勇的心田烧得热烘烘的。他没有马上回答，只听姚克深有所思地继续说下去：“手背手心都是贫下中农的肉；富队、穷队都是咱社会主义的集体。咱们要手牵手地朝大寨的路上奔，把咱县所有的大队都建成大寨式的大队！”

姚书记的心想得多深多远呀！陈勇一面细细回味这番话，一面看着这满山遍野的积肥人流：姑娘们来来往往象燕子一样的飞着；小伙子们只穿一件单褂子，头上还象是开了锅的蒸笼，热气直冒；就连胡须灰白的老社员，十二、三岁的小学生，不顾干部劝阻，那怕只挑半担塘泥，也一次次地直往梯田里奔。看着这学大寨、赶大寨的劲头，陈勇真觉得是泡在暖锅里，更加悟出了姚书记那番话的深刻含义。他一口气挑了三担又黑又重的塘泥，然后回头望着姚克，认真地：“姚书记，一言为定，就照你说的那么办！”

“通了？”

“通了!”

“自己通了还不够，得回去和群众商量商量。”

这天，陈勇一直干到天黑。在回来的路上，他觉得今天所得的东西，比搞二吨半化肥不知重要多少倍！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将鼓舞金发大队快马加鞭地往前奔啊！

陈勇回去后，把青石板大队学大寨的阵势给大家一介绍，干部、社员个个劲鼓鼓的。有的说：“这真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咱步子可半点也不能停呀！”给青石板大队拨些化肥的事一提出来，二话没说，大家就表态通过了。他们还决定大队科研小组派一个同志去青石板大队，传授培植菌肥的技术。

三

没过几天，县里突然打来电话，说姚书记在县里开常委会，分不开身，有件事要急着和陈勇商量，请他去一趟。

陈勇一进县委会，就直接朝姚书记宿舍走。这是一间盖了多年的老屋。一进门，就看到对面雪白的墙壁上，剪贴着一十九个宋体方块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下面，是用正楷书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农业学大寨》中的几句话：“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行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关键在于有一个很大的干劲。”再下面，是一幅全县农业学大寨的生产规划图。图的左边，有一个长木架，上面挂的是全县各地良种：有一长穗一长穗的水稻、小麦，有金灿灿的包谷，有红闪闪的高粱，有一、二十斤重的大红薯，有几尺长的龙须草，还有叫不上名的各种树籽。图的右边，有两张小

方桌，上头放了县农具厂试制成功的插秧机模型和正在试制的小型柴油机模型，以及全县农村小型水电站发展规划模型。几个玻璃试管中，装着县化肥厂送来的尿素、硫酸铵样品，和县农技站送来的菌肥母种。房上方，是一张大书桌，桌首，整齐地排着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旁边还有一叠关于农业技术的书。

陈勇在房里这看看，那瞄瞄，觉着这屋里贴的，摆的，哪一样都跟金发大队、青石板大队牵连着。正看得出神，姚克提了个机器模型走进来。

“哟，说来就到，真快！”姚克把模型一放，顺手给老陈倒了杯开水。

陈勇好奇地望着模型——长长的，圆圆的，还有个大气子，就问：“姚书记，这又是啥新板眼？”

“球磨机，县农具厂制造的新产品。用电动机或柴油机带动，可以磨碎磷矿石，沤制以后，就是磷肥。”

“能磨碎磷矿石？”陈勇一下想起他们后山的磷矿，心里便痒起来。但他想到以前要砖、要砌匠、要化肥的事，想说的话，又咽下去了，两只粗大的手板只是一个劲地搓：“嗯，这家伙，可带劲！可带劲！”

姚克一眼就把陈勇的心看到底了，笑了笑说：“那还用说，只要这玩意轱辘一转，磷矿石就能磨成粉末，再沤制，沤得越黑越好，变成了磷肥，抓着就可以往地里撒。”

这一说，陈勇的心更痒了，直说：“嗨，嗨，真美得很！”

“你们生产资金积累了不少，拿它万把块出来，搞搞机械，咋样？”

“这还用说！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条金光大道，咱们走定了。”

“对！”姚克点点头：“我就是为这事请你来商量的。”

这时，陈勇已经猜着了三分。他猛地站起来，惊喜地说：“姚书记呀，这一回，这球磨机，你就照顾咱金发大队了吧！”

“我自己不生产一根铁钉，拿什么‘照顾’你呀！”姚克笑道：“这是在县委常委会上研究的。你们大队既有足够的资金，又有后山上的磷矿，具备了兴办小磷肥厂的条件。因此，县委打算把一部球磨机拨给你们，你看咋样？”

“行！没说的！”陈勇眼里闪着欢快的神采：“有了这球磨机，咱金发大队的磷肥可就不用不完啦！”

“对你们大队来讲，是用不完，但是……”

没等姚克说完，陈勇便补充说：“我们还要卖一部分，支援青石板大队和别的大队。”

“说得好！”姚克习惯地拍着陈勇那副宽厚的肩膀：“但还不够。来，到这儿看看！”

姚克走到那幅全县学大寨的生产规划图前，说：“这次，我们生产三部球磨机：你们一部；另外，在南边、东边各安一部。这样一来，我们县生产的优质磷肥，就可以供应一大部分社、队。不过，这离全县各社、队的需要，离形势对我们的要求还相差一大截。”

“那就再多造些球磨机出来嘛！”

“对！”姚克语气坚定地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不但要抓紧继续生产球磨机，还要自力更生办好小水电厂，

小农机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他指着图对陈勇说：“你看，这画着红旗的，是即将兴办的小农机厂，画绿旗的是计划要办的小水电站，画黄旗的是未来的小化肥厂……。”

看到这张全县宏伟的农业规划图，陈勇眼前好象展示了未来的金发大队，未来的青石板大队……。这光彩夺目的盛景，是多么令人神往呵！他兴奋地说：“太好了！咱就是拚死拚活干掉几十斤肉，也要为实现这个规划使劲啦！”

“是要使劲呵！”姚克严肃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咱们既要想到远处，鼓舞人们的信心；又要干在实处，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走。这次省委召开的五级干部会，就是以批修整风为纲，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新高潮的一个重要步骤。老陈呀，咱们心里可不能光装着一个金发大队，还要时刻想着青石板大队，想着全县、全省、全国、全世界。要使我们前进的步伐，与全国的跃进鼓声合拍，与世界革命人民的胜利凯歌合拍！”

听到这番铿锵有力的话语，陈勇还能说什么呢？他觉得，现在一分一秒都是非常珍贵的。他把球磨机的模型一拿：“姚书记，我现在就回去。”

“好！”姚克爽朗地说：“回去之后，立即把学习掌握球磨机的社员派来。还要把球磨机运回去，尽快地拿出咱们自己生产的磷肥。”

“我保证做到！”陈勇说完，夺步出门。外面，万里蓝天，阳光灿烂。陈勇在金光闪闪的大道上迈着大步……

原书缺页